

钻石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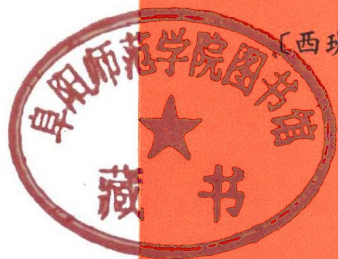
(西班牙) 罗多雷达



钻石广场

〔西班牙〕梅塞·罗多雷达 著

吴守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Mercè Rodoreda
LA PLAÇA DEL DIAMANT

根据1987年巴塞罗那 Club Editor 出版的加塔兰文第二十九版翻译。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加塔兰文学院的资助,享有翻译出版权。

钻石广场
ZUANSHI GUANGCH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9}{16}$ 插页 2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110-1/1·1039 定价 1.95 元

出·版·说·明

《钻石广场》是西班牙现代加泰罗尼亚女作家梅塞·罗多雷达的著名小说。它通过巴塞罗那土生土长的一位普通妇女一辈子的生活经历，反映了西班牙内战前后时代的变化。作者文笔细腻，丝丝入扣，字里行间充满感情，尤其善于心理描写，即使日常生活琐事，也令人读来感到丰满而充实。因此，它被认为是反映内战的优秀作品之一而受到重视，已翻译成十五种文字，印刷了二十九版。

梅塞·罗多雷达一九〇九年生于巴塞罗那，一九八三年在赫罗纳去世。一九三七年，她的小说《阿洛马》获奖，因而成为专业作家。其后，她的短篇小说集《二十一个短篇》(1957)，散文集《旅游与花朵》(1980)又先后获奖。一九八〇年，她获得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最高荣誉：加泰罗尼亚文学大奖。

她的其他作品有：小说《山茶花的街道》(1966)，《海滨的花园》(1967)，《米拉尔·特伦卡》(1974)，《多少，多少战争》(1980)等。

编 者

1990年3月

胡利埃塔特地到甜食店来告诉我，花会摸奖比赛之前，还有咖啡壶摸奖。她已经看到准备的咖啡壶了：非常漂亮，白色的壶上画着一只切开的橘子，露出橘瓣。我不想去跳舞，也不想出门。因为干了一整天工作，不停地用金色细绳包扎糖果，打结打得手指头都痛了。再说，我了解胡利埃塔，她不怕熬夜，睡不睡都无所谓。但是，不管我愿不愿意，她硬要我陪她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人家求我，该拒绝的也不好意思说。我就勉强去了。从头到脚穿了一身白衣服：长裙和衬裙都浆过，奶油色的小皮鞋，全白色耳环配着一副三重环的手镯，白色的手提包带贝壳形的金搭扣，不过胡利埃塔说那是人造革的。

当我们到达广场时，乐师们已经在奏乐了。广场上空用花环和各种颜色的纸链装饰着：一条花环，夹一条纸链，从四周汇聚到中心，周围比中心系得高，往下垂来，因此整个广场上空活像一个翻转向上张开的伞。花朵的中心安着灯泡，闪着光。我费了好大劲把衬裙的松紧带扎紧，扣好纽扣，再用金属钩襻别住。紧得我喘不过气来，腰上肯定已经勒出一条红印。我时不时地深呼吸，使松紧带松一点，但是气从嘴里呼出去后，松紧带又苦苦地折磨我。乐池铺的地

板周围有一圈小柏树，仿佛栏杆一样，树上用细铅丝扎着许多纸花。乐师们流着汗，衬衫袖子卷得老高。我的母亲死了好几年了，不能再管教我，我的父亲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而我，既没有母亲，又没有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自己照顾自己。我的父亲结了婚，而我年纪轻轻的，一个人在钻石广场上，等待着咖啡壶摸奖比赛。胡利埃塔大声喊着说话，以便压过音乐让我听见：别坐下，衣服要弄皱的。眼前到处是鼓得像灯泡似的花衣裙和彩纸条，大家都非常高兴。正当我傻呼呼地东张西望时，耳边一个声音对我说：我请你跳舞，好吗？

我不自觉地说我不会，并转过身看是谁。一张脸离我那么近，以至于看不清是什么样，只知道是一个男孩子。他说：没关系，我很会跳，我来教你。我想起可怜的佩雷，这时候正关在哥伦布餐厅的地下室里，围着白围裙在炒菜。我天真地说：

“如果我的未婚夫知道了怎么办？”

男孩子更靠近我，笑着说：你这么年轻就有未婚夫了？他笑的时候咧开嘴，我看见一排整齐的牙齿。他的眼睛像猴子那样灵活，穿着带蓝道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肘头，领子敞开没扣。突然，男孩子转过身，踮起脚，四处张望，然后又转向我说了一声对不起，就喊起来：喂，你们看见我的上衣了吗？在乐池旁边，一张椅子上！喂……他对我说，他的同伴把他的上衣拿走了，他马上就回来，请我等他一会儿。接着又大声喊起来：辛德特！……辛德特！穿着嫩黄色绣绿花

边衣裙的胡利埃塔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对我说：挡着我，我得脱掉鞋……真受不了啦……我告诉她我不能离开，因为一个年轻人去找他的上衣了，他坚持要跟我跳舞，要我等他一会儿。胡利埃塔说：跳吧，跳吧！……天气很热，孩子们在街角放鞭炮。地上到处是西瓜子，墙角里满是瓜子壳和空啤酒瓶。屋顶平台和阳台上也在放爆竹。我看见一张张容光焕发的脸淌着汗，看见年轻人用手绢擦脸，乐师们在非常起劲地演奏。一切就像是在舞台上作戏。狐步舞曲响着，我向前走几步，又向后走几步，一个很遥远的声音在说：瞧，你不是会跳了，而且跳得多好！声音那么遥远，但人却在我身边，我都闻到了浓重的汗味和香水味。像猴子那样灵活的眼睛闪烁着，擦过我的目光。我脸颊两边耳环在颤动，衬裙上的松紧带似乎勒进了腰里。我的母亲死了，没有人管教我，我对那个小伙子说我的未婚夫在哥伦布餐厅当厨师；他笑着回答，说他很可怜我的未婚夫，因为一年之后我就会成为他的妻子，他的王后。而且我们还要在钻石广场跳花会舞^①。

我的王后；他说。他已经表示一年内就要娶我作妻子，而我却看都不看他一眼。于是我抬起眼睛看着他，可是他又说：别这么看我，你的目光让我晕头转向，飘飘然了。这时候我对他说他的眼睛像猴子，接着大笑起来。腰里的带子像刀子一样勒疼我，乐师们继续演奏“啦啦啦，啦啦啦！”胡

^① 以花束为奖的跳舞比赛。

利埃塔不见了，哪儿都找不到她。我一个人，还有那双钉着我，不放过我的眼睛。似乎整个世界就是一双我躲不开的眼睛。夜深了，满天星，舞会还在继续。花束，全身穿着蓝衣，拿着花束的姑娘旋转着，旋转着……我的母亲躺在圣赫尔瓦西奥墓地，而我却在钻石广场……你卖甜食吗？蜂蜜和糖果？……乐师们累了，把自己的东西收起来，放进大口袋。但是有个人付钱要他们再奏一支华尔兹让大家跳舞。于是他们又把乐器从口袋里拿出来，所有的人都像孩子似地跳起来。华尔兹结束时，人们开始向外走。我说我把利埃塔丢了，小伙子说他丢了辛德特。所有的人都回家了，街上空荡荡，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时他说：你和我，我们两人在钻石广场上跳一支脚尖华尔兹……转吧，转吧，科罗梅塔。我不高兴地看看他，并且说我叫娜塔丽亚。就在我告诉他我叫娜塔丽亚时，他又笑起来，并且说我只能有一个名字，科罗梅塔。于是，我开始跑起来，他在后面跑着追我。别害怕，你不能一个人在街上，不是吗……有人会从我手中把你抢走……他抓住我的胳膊，让我停下来……科罗梅塔，你不觉得有人会把我从手中抢走？我的母亲死了，我像个傻瓜似的站着，腰里松紧带勒着，勒着，就好似一束用铅丝扎着的柏树枝。

我又跑起来，他在后面追。店铺都关着门，只看得见波纹状的百叶门，橱窗里装满了静静的物品：墨水瓶、吹风机、明信片、玩具娃娃、铺开的布、铝制品、针织品……我们来到玛约尔大街，我在前面，他在后面，两个人跑呀跑的。这件事

过去很久以后，他还常常讲起：我在钻石广场认识科罗梅塔那天，她拔腿就跑，就在电车站前面，哗啦！衬裙落在地上。

扣子的扣眼破裂了，衬裙落下来，我跳过衬裙，一只脚差点绊住，我又拼命跑起来，就好像地狱的魔鬼在紧追不舍。我一到家，摸黑跌倒在床上，就像一块石头被抛下来。直绷绷地躺倒在我作姑娘时睡的黄铜床上。我害羞，我惶乱……缓过来之后，我把鞋踢掉，解开头发。过了好久之后，吉麦特还讲起这件事，就好像刚刚才发生：她的松紧带断了，跑得像一阵风。

二

一切都非常神秘。我穿着玫瑰红颜色的衣服站在街角等待吉麦特。和当时的天气比较，衣服太薄了一点，身上起了好多鸡皮疙瘩。愣了一会儿以后，我觉得有人从一扇百叶窗后面在偷看我，因为一边的窗叶在颤动。我和吉麦特约好在归尔公园附近见面。一个男孩子从一个门洞里出来，腰里别着左轮，手里端着猎枪。他擦着我的裙子过去，嘴里喊着：交枪不杀。百叶窗打了开来，一个穿着睡衣的年轻人站在窗前，嘴里说着什么，一面钩动手指，作手势要我靠近他。我不知他是不是对我作手势，便用一个手指头指着自己的胸，小声问：是我吗？他虽然没听见我说什么，却懂得我的意思，很漂亮的头点了点，对我回答。我穿过街走

近他。当我走到阳台下，年轻人对我说：进来吧，我们睡个午觉。

我脸涨红了，生气地转过身，我恨自己这么笨。我非常恼火，觉得年轻人从背后钉着我看，似乎穿透了我的衣裙和皮肤。我躲到一个地方，使这个穿睡衣的年轻人看不见我，但是我担心，这样半躲起来，看不到我的会是吉麦特。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公园约会，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一上午思绪烦乱，想着下午的约会心神不定。吉麦特约我下午三点半见面，但他直到四点半才来。我什么也没有说，反而想也许误会了，是我弄错了，因为他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我不敢告诉他，我穿着烧脚的漆皮鞋，站那么久，脚疼得不得了，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对我十分轻浮而且放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向公园里走去，当我们走到小山顶上，我不再觉得冷，身上的鸡皮疙瘩也没有了，皮肤像平常一样滑溜。我想向他解释，我已经和佩雷吵翻，一切都解决了。我们坐在一个僻静角落的石凳上，两棵枝叶浓密的大树掩盖着我们。一只八哥从树下跳出来，有点沙哑地吱吱叫着。一会儿它不见了，当我们已经忘了它，它却又跳出来吱吱地叫着。我没注意吉麦特，但是从眼角察觉他正在张望远远处的小房子。最后他问我：你不害怕这只鸟吗？

我说我很喜欢它；他说他的母亲告诉他黑色的鸟带来不幸，八哥也不例外。自从在钻石广场认识他以后，每次我再见到他，他问我的第一件事都是我是否已和佩雷吵翻。他总是那样微弯着身体，探着头，关注地问我，但是那一天他

却没有问。我想告诉他我已经和佩雷讲明：我们之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但不知从何说起。和佩雷的谈话使我非常痛苦，那天谈完后，他简直成了个泪人儿，眼泪淌得像支点燃的蜡烛。每当我想到已经和佩雷吵翻，内心的痛苦使我意识到我错了。肯定，我干了一件坏事。因为过去我内心一直很平静，现在每当我想起那天佩雷的脸色就感到钻心的痛苦，好像平静的心里有一个蝎子窝开了口，无数只蝎子扎得我心疼如焚，毒汁顺着血脉传布全身，疼痛难熬。我忘不了那天佩雷声音哽咽，眼神木然无光，全身颤抖地说我毁了他的一生，使他毫无价值，粪土不如。看着八哥，吉麦特讲起高迪先生，他父亲在高迪被电车轧死那天认识了他，和几个路人一起把他送到医院。可怜的高迪先生，多好一个人，死得那么惨……又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归尔公园，“神圣家庭”教堂和采石场。我对他说：你口齿太伶俐了。他用手使劲地砍我的膝头，使我的小腿猛然抬了一下。接着他对我说如果我想作他的妻子，就得夫唱妇随，他认为好的，我不能说一个不字。他进行了一连串的说教，畅谈丈夫、妻子和他们各自的权力。当我终于能够打断他时，我问他：

“如果有一件东西你觉得好，而我实在怎么也不喜欢，怎么办？”

“你必须喜欢，因为你不懂。”

接着又是说教，很长的说教。最后他还炫耀家族中的很多成员：他的父母，一位有家庭小教堂和祈祷台的叔叔，

他的祖父母和两位天主教国王修道院的修女，他说是她们确定了他的良好开端，成功之路。

讲到这儿，他说：可怜的玛丽娅。以前他也这么说，但夹杂在其他的话中，开始我没注意。接着他又提到天主教国王修道院的修女，又说也许我们最好马上结婚，他的两个朋友已经在给他找房子。而且他要给我做一些家俱，让我一见就高兴得跳起来。他这个细木工可不是闹着玩的。还说他就像圣约瑟，我就像圣母玛丽娅。

他说得高兴，我则在想，他说可怜的玛丽娅是什么意思……我越来越糊涂，理智之光熄灭了。那只八哥不断地出来，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出来，就好像有许多只八哥似的。

“我要做一只给我们两人用的柜子。柜子分两部分，用山毛榉木做。等到整套房间的家俱都齐了，我就做婴儿的摇篮。”

他说他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这是渺茫而不可思议的事。太阳出来了，但是没有阳光的地方，阴影变成蓝色，十分怪诞。吉麦特讲起木材，这种和那种木材，什么兰花木，什么桃花心木、圣栎木……就在这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在这时候，他吻了我。从他一开始吻我，我就看见上帝在天空最高的地方，在一朵大云彩中，云彩周围有一圈橘色边的装饰，一端的颜色已经褪了。上帝张开胳膊，张开他长长的胳膊，攥住云彩的四周，把自己包起来，活像是把自己关在一只柜子之中。

“本来今天我们不应该来的。”

他吻了我一次，又一次。整个天空被乌云遮住了，我看见那朵大云彩慢慢远去，出现了许多小朵的云彩，跟在那远去的大片云彩后面。吉麦特身上散发出牛奶咖啡的味道。他喊起来：公园要关门了。

“你怎么知道？”

“你没听见哨声吗？”

我们站起身，八哥吓跑了，微风吹动我的裙子……我们下了山，往外走。一个小女孩坐在瓷砖砌的靠椅上，用手指挖鼻孔，然后又用手指摸椅背上画的八角星。她穿着和我同样颜色的衣服，我要吉麦特注意她的衣服颜色和我的一样，他没有说什么。当我们出了公园，走到街上，我对他说：瞧，还有人进公园……他说放心吧，一会儿就会赶他们出来的。我们离开市中心，往外走。我刚要说：知道吗，我已经和佩雷吵翻了。他突然停住，站在我面前，抓住我的胳膊，盯着我，似乎于心有愧地说：可怜的马丽娅……

我差一点儿脱口而出，要他别顾虑，告诉我他和马丽娅的事……但是，我不敢。他放开我的胳膊，又回到我旁边，拉着我往外走，一直走到妙趣斜街，我们在一群房子周围散步，我的脚越来越疼，简直难以忍受。我们蹒了大约半个钟头，他又抓住我的胳膊，我们正在一盏路灯下，我以为他又要说可怜的马丽娅了，就屏住气，紧张地等待着，他却生气地说：

“如果我们不马上下来，离开八哥和上面的一切，天晓

得会发生什么事！……不过你别害怕，总有一天你会胆大的！”

我们继续围着房子转，这样一直转到八点钟，一句话也不说，似乎我们生来就是哑巴。当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看看天空，只见一片漆黑。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是那么神秘！

三

我意外地看见他站在街角，这天，我们并没有约会。

“我不愿意你再给这家糖食店老板干活儿了，听说他老跟在女售货员后面。”

我颤抖起来，让他不要叫喊，告诉他我无论如何不能就这样毫无教养地离开糖食店，店主是个好人，从不说我什么，从未对我说过半句重话。我喜欢卖糖食，让我离开总得有个理由……他说冬天时，有一天下午，天已经开始暗下来，他来看我……当我陪一位女顾客到右面的橱窗去挑一盒糖果时，店主盯着我，盯住我的臀部。我说他扯得太远了，如果他不信任我，最好跟我吹了。

“我信任你，但是我不愿意店主拿你寻开心。”

“你疯了，”我说，“这是一位一心经营生意的好好先生。听见了吗？”

我气得脸都涨红了。他抓住我的脖子使劲摇晃我的脑

袋。我要他走开，我说否则我要叫警察了。我们三个星期没见面。我开始后悔不该对佩雷说我们之间一切都已结束，归根结底，佩雷是一个好小伙子，从来没有让我生气，跟我吵过嘴。但是，就在我开始后悔的时候，吉麦特又出现了。他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站在那儿，活像一棵大树干。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由于你的错，可怜的玛丽娅出去散步了……

我们顺着兰布拉街向市中心大街走去。他在一家店铺前面停住，门口堆着许多麻袋包，装满了豌豆。他把手伸进一个麻袋包说：多漂亮的豌豆……我们继续向前走，他手里有几颗豌豆，乘我不注意，把豌豆从我衬衫领口扔进去，落到我的背上。我站住了，正好站在一家成衣铺的橱窗前，橱窗里全是做好的衣服。瞧这些衣服，我们结婚之后，我要你买这样的围裙。我说这些围裙像孤儿院用的；他说像他母亲用的。我回答说，那又怎么样，我不喜欢，因为像孤儿院里用的。

这时他说要把我介绍给他母亲，他已经对母亲讲了我们的事。他母亲很想见见他儿子选中的未婚妻。一个星期天我们去了，她一个人生活，吉麦特不愿给她添麻烦，住在公寓里，这样，大家就和谐友好，不会相处不好。他母亲住在记者街附近一幢小房子里，从长廊的阳台可以看到大海和海上的浓雾。他母亲是一位小巧的妇女，像只小松鼠那样玲珑可爱。头发在理发店做得很好，有很多弯弯的波浪。她家里有很多装饰的带子，吉麦特已经告诉我她喜欢用带子

的饰物装饰房间。床头耶稣像上就有一个带结的装饰。床是黑色桃花心木的，有两个大床垫，罩着奶油色床罩，上面有肉色的玫瑰花纹，四周镶着肉色波浪形贴边。床头小柜的抽屉拉手及衣柜每一只抽屉的拉手上都有一个带结的装饰；每一扇门的拉手上也有带结形或蝴蝶结形的装饰品。我对她说：

“您很喜欢带结形的装饰。”

“没有这些装饰家就不像家了。”

她问我是否喜欢卖甜食，我说，是的，夫人，十分喜欢。特别是用剪刀头把包扎的带子或绳头捲起来；我还盼着节日来临，可以做许多礼品盒，糖果包，听见收银机“卡达卡达”的声音，店门口的小铃叮当响的声音。

“真热闹。”她说。

下午，吉麦特碰碰我的胳膊肘，意思是该走了。当我们已走到门口，他母亲问我：家务活儿你也喜欢吗？

“是的，太太，很喜欢。”

“太好了。”

这时，她要我们等一会儿，她返回屋里，拿出一串黑念珠送给我。我们离开她家走了一段以后，吉麦特对我说，我已经赢得了她母亲的欢心。

“当你们两人在厨房时她对你说了什么了？”

“说你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我知道她会这么说。”

吉麦特看着地说，一边踢开一颗小石子。我问他：我不

知拿念珠做什么用？他说放到一只抽屉里，说不定哪天会有用，什么东西都不应该扔掉。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小孩，就有用了。”

他说着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真把我拧痛了。我用手揉被拧的地方时，没注意他在讲什么事，还问我记得不记得。接着他又说想很快买一辆摩托车，这对我们很有用，结婚之后，我们可以到处去玩，我坐在后面。他问我是否坐过那个小伙子开的摩托车，我说从来没有过，我觉得那很危险。他高兴地手舞足蹈：那有什么，小姑娘！

我们进了一家酒店，去吃章鱼，喝苦艾酒。在那里碰到辛德特。辛德特有一双大得像牛一样的眼睛，嘴巴有一点儿歪。他告诉我们在佩尔拉街找到一套房间，价钱相当便宜，只是很久没有人住，要收拾。房主怕麻烦不愿管，得房客自己花钱。我们很高兴这套房子就在阳台下面。辛德特还告诉我们整个阳台都属于我们，因为底层的住户都有自己的小院，住在二层的房客，通过一道旋梯就可以到达一个小花园，有洗衣房和鸡棚。吉麦特更是兴奋起来，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房子落到别人手中。辛德特说第二天他将和马特乌去看房子，要我们也去，大家一起商量。辛德特的叔叔有一家修车库，辛德特就在这家车库里工作。所以吉麦特又向他打听能否弄到一辆旧摩托，辛德特答应留心找找。他们自由自在地谈着毫不理会我，就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母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男人，她和我父亲吵架吵了好几年，不说话又过了好几年，星期日下午坐在餐厅里老是